

十日後, 是我們的殉情之時。

作者: zxcSIN Danny

Powered by [紙言](#)

十日之約

十日之約

現時是九月二十一日，五時十八分。

我看了看手機螢幕上的幾串數字。

我在行人天橋上，瞧著這無聲之鎮，眼下的軌路不見車影，兩側的民屋毫無生息，眺望去是山居園林，我位於郊鎮區。

這天橋是沒人之路，這處，很是合適。

我離地約二十米，計上橋欄，估計是二十一米之高。

我的人生將於這二十一米裏終結，在開學二十一天後死去。

我攀上白鐵欄，踏於看似不穩固的長柵上，但我其實早已試過多次，以我的身形，站在上方是沒問題的。

佇立於高點，四處的景色盡入眼簾之中，果然，這裏是我能達到的最高點。

二十一...離二十一分鐘應該還有一至兩分鐘，既然都二十一，還不如再等一等吧。

手機上顯示的是剛跳入二十的數字，我立即放下手機，享受微風的吹拂，最後的時間。

『轟隆轟隆轟隆』，吵雜的響聲打破鄉郊的寧靜，止我定中的時間。

十年不得見一次的火車竟從我眼楮中走來，我離二十一分鐘尚差三十秒，只是火車一到站後，高度就會有所改變，不是從前是二十一。

火車響上天橋處，打入我耳廓中，令我難受。

『嘩嘩嘩嘩』車門張門，掃眼望去，只有寥寥幾人從火車閘門中走出來，有放工下班的憔悴之人，有上學回家的疲倦學生。

小學生，國中生...天真無邪的笑容，無壓力的生活，自由自在...

我是高中生，在鎮上的高中讀着，從某種意義而言，我是在高中痛苦着，面對一張張鋪着面紗的假臉，虛假而不真實，是對我的折磨。

『轟隆轟隆』，火車再開，穿過我身下，走去不明路。

哈！我直於此良久，竟無一人發現我，死前沒人顧，那麼，死後，就更應是。

我現在只要如遊戲中按一下前方向的按鍵，我就能解脫，脫離這荒謬的世界。

我也是無藥可救。

九月二十一日，五時二十八分。

再見了，我的人生。

我要去我的極樂世界了。

「你，也來自殺的嗎？」一把聲音把我震了過來，前按鍵沒有按下去，而是後鍵。

你『也』是自殺的嗎？

為什麼，為什麼是『也』？不明白，『也』一般是指同性質，一起發生的事情。

這女孩，『也』是來自殺的嗎？

看去是及於肩膀的淺米色秀髮，兩雙紫色的雙眸，這顏色，很少見。

她身上的校服並非我校，相對之下，她的校服取色較為鮮艷，以青藍色為主，眼下的褶子裙，蓋着白皙的大腿，恰到好處的膝上襪，突顯出充滿肉感的『絕對領域』，乍看之下，是高等的貨色，難得一見的美少女。

我竟然發現不了她。

「這一處還不錯的喔，我也想在這裏自殺的啊。」她兩手放在欄杆上，在我這角度望去，白柔的頸肩，直曲分明的身體線條，配上微秋氣色，是一幅絕世名畫。

「啊！但是但是，你已經選擇這裏了，我跟你搶不太好吧！」她臉上是莞爾一笑，一絲想『自殺』的氣氛都感覺不到。

「不，不關係。」我很老實，很自然地回覆。

「欸~~你人真好，嗯，真好，這樣我就可以不用另選地方啦！」她的語氣，臉容，動姿，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女高中生。

「呐呐，你叫什麼名字？」他雙手疊放，頭伏於上，瞧看着我。

「隼人，泉隼人。」

「喔...我叫櫻井純夏，多多指教喲！」燦爛的笑容，鼓起粉紅色的雙頰。

「我又沒有問妳的名字...」

「不行啊，怎麼只能讓我知道隼人的名字，而不報上自己的呢？」

「直呼名字嗎？嘛，算了。」

「不可以嗎？你也可以叫我小夏啊。」

「不，這就不需要了。」

「這裏，真美啊...」她望回橋前景色，道。

美？在我看來，這裏只是一片死寂汪洋，無生無色無味，無聊透頂的邊鎮。

話雖如此，我仍然選擇這般景地去完成我的人生。

「清新的空氣，舒爽的秋風，寧靜的環境，真讓人滿足啊！！！！」她兩手成兩線伸展，如白鳥展翅般麗美，大聲高吼，臉上是愉悅，是高興。

她真的是要自殺的人嗎？

「喂喂！不要叫這麼大聲啊，很引人注目的啊！」我上前壓着她的雙手。

「有什麼不好嘛？反正這裏又沒什麼人。」

「啊~~真的是搞不懂你這人呀。」我痛苦地伸吟着。

「嘻嘻。」少女的竊笑聲在我耳際流浪。

「你，是這裏附近的學生嗎？」

「我在士文高中讀着，就在這橋頭的後方。」

「哦~~哪是什麼學校啊？」

「啊？是鎮中的唯一高中喔，你不知道嗎？你不是住這的嗎？」

「不是，我才剛過來的，我看網上的介紹，說這鎮景色優美，世外桃園，啊~果不其然，我沒有選擇錯！」

可這景，我已看足十六年，說什麼優美，早就被時間消去，只削剩令人窒息的暗地，我厭惡了。

我快覺得，不只是人類，連景象都要欺騙我，真恨不得要把眼珠子挖出來，換來新的明目，忘卻一切的兩眸。

為做麼我不喜歡人類？虛假，天下有性本善與性本惡之論，我是實實在在的性本惡論支持者，人不會為他人而存在，從出生，我們就不能選擇，剝削了我們的否絕之權，只賦予我們的讚許之意。

有人要求你，或『請』你為他做事，你『可以』絕意，但你要面對方的晦氣，那種濃郁至刺的氣息，那麼你從此就會被披上無情的標籤，不論對方是否有意或無意，都會永遠在你臉上添一『他不會幫忙做這件事』的字句。

無意的更可恥，他們是天生的演員，對你總是嬉皮笑臉，說着『沒事的，沒事的。』，而背面卻是怨聲載道，我見過，我聽過，我遇過。

說話要看別人的臉色，處事要顧他人的處境，煩躁萬分。話有錯，事有誤，面對那張假意之臉，發出的氣息，是世間上最駭人的酷刑。

我不怕死，最怕的，是人類。

黃昏臨至，暮色泛天，綿雲飄流，今年的昏黃來得真快。

生命不爭氣，來得早，離得慢，仿如奧客般的存在，衣食住行託予你，吃喝玩樂別忘他。

「你，是想現在死的嗎？」

「嗯。」我一聲淡然。

「為什麼？」

「沒什麼。」

「什麼叫沒什麼？」

「什麼就是叫什麼。」

「那你為什麼你要跟我講話？」她霎時一言，醍醐灌頂。

是啊，為什麼呢？

我片刻沉思，找不出半點可觀的答案。

「算了，當我沒問吧。」陣陣涼風衝進胸腔，寒上五臟六腑，擰着手腳，扭出紅白鮮血，我不禁顫慄而驚，惶恐不安，我心口被捅上一刀，細胞隱聲痛喊，致起我肺腑之言。

我最厭這種感覺，那種沉默下的失望一瀉而湧，拍上我的廢虛灘，滅殺我的生命。

「不要，我沒有做錯，請不要這樣。」

「啊！？怎麼了？隼人？」

「想死，想死，很想死去。」我四肢抖得不成原形，恐懼如枯萎的老樹，隨着零葉樹枝四散，一點一點地磨損表皮，骨肉，血管，一片一片，一塊一塊地掉落，薄如紙張，張貼在灼熱的大地上燙燒。

「死，就死吧！」

忽然枯樹迎來狂雨的潮打，淋濕我的磨刀片，切不去我痛苦的身體，地上的碎花都已被雨水浸成無形。

「啊？」

「人生什麼的，都是自己操控，假若你真想死，請自便。」

「為什麼？」

「沒什麼。」

「什麼叫沒什麼？」

「什麼就是叫什麼。」

秋天的劇本重寫重演，不再是單調的獨角戲，化成浪漫的紛花，接二連三地光臨舞臺上，我不用單人作戲，來了個舞伴與我共蹈，跳上一場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的火光，耀人而難忘。

虛假是人類的軀殼，脫落後是物種的最高尚，最有意義的時刻，什麼古仁人，聖人，給我回家隱居去。

人類的本性不應被埋沒，自私，殘暴，無情，展現最真實的自己，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則，為何要收藏自己，容忍虛偽，謊言不存在善意，你只是在躲避自己的真心。

她表現出對人的不屑之情，表面帶刺的話語，實際上是軟弱，她內心只是一堆積本，早就倒塌了。

而我感覺，我與她牽上了線，我們都是社會下的副產品，失敗的傑作。

我找到同病之人，要行的事就是同憐。

為了妳，我願意在世界待上十天，十月，十年，十輩子。

「妳，能為我待多十天嗎？」

誰能伴我

誰能伴我-----九月二十二日 四時五十分。今天也是照樣的涼爽，風不急而舒亞，不似昨日的烈寒疾風，多少脂肪也承不住。在學校的苦時過後，我要去上天橋赴約，我與少女的十日之約。----「妳，能為我待多十天嗎？」「十天？」「十天，就十天，求求你。」「不要用『求求你』啦，可是，這時候的男生，不是應該用一輩子之如的作限期，十日也太弱了吧~~」「如果十日不足夠，那就十月十年十輩子！」「哇，好肉麻...看不出你是這樣的人。」她嚇得向後斬下腳步。「可以嗎！？」我首次對一件事是這麼的渴望，是我想傾盡一切，搏上所有去邀請一人，等待一人。「嗯...我想想，其實我好像也沒這麼急切的去見冥王爺，也好，十天就十天，明天同時同地，不見不散。」-----天橋的階梯向我身後挪移着，混凝土結上的亂雜的心情，一團混雜，分不出哪是頭，哪是尾，纏起我的手腳，每一動都是被鎖鏈緊扣相連，躊躇不定。這扶手簡直就是為我而設，輔助我行上舉步維艱之路。上到平路，空無一人，我瞥了一眼手機屏幕，五時十五分，早了一點，了沒人影也是正常，再等等吧。時間分秒閃逝，今日，同一景，竟讓我看出別樣，原來是有綠色的。「抱歉~~遲到了，等很久了嗎？」同一處，人聲如鈴鐺般的清響，百聽不厭。「沒有，還好。」「話說今天比昨天更熱了啊。」她手上繞著一件毛衣，滿頭大汗，顯然是趕過來的。「今天氣溫確實是比昨天更高了，但我覺得很合適啊，溫度剛剛好。」我今天是穿着校服，外披皮衣，體溫在皮衣的隔離下，與空氣毫無衝突，暖和平氣，爽快舒心。可是少女如驚見奇事，瞠目結舌，死盯着我身上每一寸的肌膚，打量些什麼。「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嗎？大哥，現在是二十八度誼，二--十--八喲！你裹得像個粽一樣的？你不熱嗎？」「是嗎？二十八度，我怎麼覺得現在是十幾度的大寒天呢？」「你真奇怪，人不竟怪，體感也有問題。」「隨你說。」她又把雙手擺在欄桿上，眺望着她所愛的景觀，而我欣賞着人拼山河的美畫。「隼人，其實你多大了啦？」「十六。」「不是吧！？」她照牌式的移步。「我比你大！？我十八誼！」誠然，我個子雖不算出眾，也是平均水平，什至還高上一點，令外可能我不喜人情世物，不好與人交談，讓人對我產生誤解，認為我很成熟。然而，我只不過是基於『人性』上的考量，那些載著厚皮臉具的偽類，我沒有半點興趣。「那麼，就是代表，你應該要稱我姐姐喔，嗯...很棒！」她咧嘴一笑，含着某邪惡的意念與自滿感，『本性』盡露。「好的，姐姐。」我不假思索，道。「喂，你沒點男人的骨氣嗎？不要這麼順從好嗎？搞得得我都沒成就感了。」「那我要怎麼稱呼你？」「嗯...就叫我夏吧，朋友都是這樣叫我的。」「朋友...我們是朋友...」「是啊，朋友。」朋友，陌生得要命，詞庫早已把這兩字除去，我從來不敢把『朋友』二字套在人類上，『醜惡』往往才是最適合的形容。朋友一詞太差勁了，試問世間有多少為你兩臂插刀的義氣朋友？更多的只是酒肉之友，並非為交心，只為利用你去安樂自己，他們對你說的話都是戴著防毒面具，噴出來的就是毒氣，唯一的解法只有把他殺了，否則這會是比全球暖化更可怕的問題。因此，我不想只是作為朋友，朋友可以虛假，可以欺瞞，可以利用。過於脆弱的存在，只是歲月下的肉塊，鮮美肉汁化成腐臭肉爛，直至一文不值，泯滅在風吹雨打的遷怒，烈日冬寒的刺浴，最後對你隻字不提，因為業已將你諸於千里之外。『朋友』會被時間摧殘，我不想擁有這般關係，要把此昇華，去到不一樣的境界，直至人類最終都攀不上的天端。「但是，隼人你，應該是有更遠大的夢想啊，你是不是想攻陷我啊？」迷一般的笑容，我完全窺探不清。「我聽不懂，但我確實有更高的期望。」「恩~~期望？是什麼啊？」「不會形容，大約是想把你吞於腹中的感覺。」「啊。」她怔住了。「撲撲哧...哈哈哈哈哈！！哪...哪有人是這樣表達的啊！哈哈哈哈哈！！」她毫不留情，抱起腹仰天大笑。「什麼呀...」我果然沒有選擇錯，你這人...真的很有趣...餘勁尚在，她身子彎下，喘息着笑後失去的氧氣。「跟個傻瓜似的...」我吐氣一言。「哦~~這就不可以啦，弟弟，我比你大，輩份比你高，對長輩要有點尊重的喲！」輩份，在我眼裏也是虛於假物，我都是一視同仁，只不過她都這樣說了...「啊...是嘛，那麼抱歉了。」「恩~恩！很好很好，真是個好弟弟。」她一臉滿足地享受我的歉意。「那麼，十日之約的第一天，要幹什麼啊？」「我

沒想太多欸...我覺得, 只要待在這裏就好了吧...」 「不要啦~~不要啦~~人生的最後十天就這樣過很無聊啦~~」她把兩柔嫩短手伸出欄外揮動, 像個小孩撒嬌似的。「那妳...夏妳想做什麼?」朋友, 是這樣說話的吧。「嗯...我想一下喔...」她的手指不停敲擊鼻頭, 思忖着。「嘻。」「笑什麼?」 「我想到了! 要不然我們來玩個遊戲吧!」 「遊戲?」 「是, 這是我想出來的, 名字叫『二答一真』, 玩法是互問問題, 答的那個呢要給兩個答案, 一個是真心的, 一個是虛假的, 然後就要出題者自己去猜那個是真或是假, 但是呢, 出題者不會公報答案, 只能由答題者自己猜揣啦! 怎麼樣, 有趣嗎?」 換句話說, 這是一種人類本性, 善與惡的猜迷遊戲, 給出兩個人性上的決擇, 一個是要真心面對, 一個是要欺瞞過關。 重點是答案是你決定的, 因此, 你可以在真與假的方面斟酌, 例如, 問題是「你多少歲?」, 一條簡單的問題, 可以有層出不窮的答案, 比如我給出真的答案是十六, 假的答案是六十, 明顯假的答案是誇張化的, 那麼對方自然知道真的答案。 又例如, 我給的真答案仍是十六, 但假的答案是十八, 那麼真與假之分就會變的模糊, 讓人摸不着頭緒。 人性就置於此, 巧妙地運用語言藝術, 去瞞騙別人的視線, 醜惡無比, 你永遠不會知曉人類的內心在想什麼, 你卻驚怕你不知道而行差踏錯, 每一步路都是戰戰兢兢, 被人扯着臉皮走。 從來就沒有選擇權。「要玩嗎?」 「我沒意見。」 「好! 那麼你先出題吧。」 兩眼楮上, 殷紫色的夜空, 有幾棵赤紅耀星閃爍着, 她期待着題目的到來。 我被人所盼待, 前所未有。 -----

肩碰上肩

肩碰上肩

九月二十二日 五時十八分

「我來問？」

「嗯啊！」

「哦...我想一下...」

既然只是披著人性的遊戲，就要多加思索考慮，一失足成千古恨，必須要慎重。

一個真與假的遊戲，主要內容就是要從真假中分辨，答題者是被動者，而我現在就如主攻手，換言之，我是可以操控答案的。

其方法很簡單，只要限制其作答範圍就可，問題有很多類型，諸如復述型，反問型等，而最為合切的類型，是否題。

是與否，是人類的最佳枷鎖，你沒有『不知道』的出路，只有等待被千刀萬剮的後路，在人性的處刑台之下，你會成血液的祭品，死不全屍。

「那麼...你是不是想自殺？」

問題很清晰，只有是與不是的差別，我想知道，她的樂天下，會有陰風怒吼的日子嗎？究竟那是片面之意，還是出於真情。

她聽題，愣住了幾秒鐘，雀躍的臉態瞬間失落成失望的沉樣。

「這樣啊...很無趣啊，這問題，真的要問這條問題嗎？」

我不會讓你逃走，擺脫我的審問。

在人性的操縱下，是絕對的，仿如古往今來的獨裁暴君，你只有臣服的義務，不管你有多麼的不憤。

「是喔，我是想自殺的，要原因嗎？」

好一個吸引人的贈禮，但為免有回問我同樣問題的後果，罷了。

「不需要了。」

「好！輪到我的回合啦，嘻嘻...提問----！請問隼人----！還是那個嗎----？」她用軍官命令的語調高聲道。

她也用是與否的題式，果然身於被動是沒有好處，能做到只有盡量迎合。

「那個？是那個？」

「嗯嗯，就是那個。」她湊近，用手肘擦着我的腹壁，滿臉邪氣。

「抱歉，我不明白。」

「哎唷~~！你怎麼這麼遲鈍了，就是男生時常圍成一團談論的東西啊，你不會想要一個靦腆的女孩親口說出那兩字吧。」

我收到三項情報，男生的話題，兩隻字，女生不敢提出口的東西，不過我只有使用兩隻字的資訊，故我對人類的社群生活毫無興趣。

我腦海中浮出的兩字詞彙，『自殺』，『人性』，『虛偽』，看來我早就被本性洗腦，完全沒任何一詞可以配上她的期待。

我也只好模糊過關，祈求不要受到人性的洗禮。

「不是。」

「唉！？你不是？你那個真的沒有啦？」她一臉百思不得其解後的通天疑問。

「沒...沒有。」

「不是吧！？看不出來誼...是跟誰啊？」

「不是你。」交出個最空泛的回覆，望能早日結束這令我胡來胡去的問題。

「嗯...我當然知道，我又不會跟你，好了，請！」妳兩手如成扇般，一把風撥向我的身軀，示意着我們的角色轉替。

「我的問題...你相不相信我？」是我最後想知的事，究竟我在他人我眼中，算些什麼，或者唯是她眼中。

她壓後身子，一副耐人尋味的樣貌，默不作聲，令我很是怯震，不禁嚥下口水，滋潤我一時不可鎮靜的乾澀心靈。

不要說上任何一句話，拜託你，我不要妳的回應，也不要你的神色與藐視，四肢又開始不受控制，不寒而慄，汗流滿臉。

隱約之間，我瞧見她動了幾下唇齒，但發出的波動不能構成聲音，乍看之下，是無聲無息的微弱吐息。

「嗯嗯嗯...」口水都快吞成滾滾流水。

誰能幫我？

--「隼人，爸爸媽媽要出外工作，你就乖乖的留在家裏，有什麼事情就去找工人姐姐喔。」頭上的拍動吞噬着我的靈魂，那是我最後一次被他們敲上頭顱，因為我沒有容許他們繼續做下去。

『啪！』高牆的的大閘關上，我感受不到壁外的氣氛，溫度，空氣，換來的是我早已厭倦的無生鍊獄，那多年沒變的桌子，同樣的位置，同樣的款式，只有在我長高時，才能看清更多，但其新奇感就如興奮劑一般，欲求不滿，因而要求取上更多。

他們送予我的玩具公仔，希望能安慰我的寂寥，但熊形公仔被鉛筆捅上千洞，超人被我生扯分屍，現具車摔成鐵片，通通都只不過為我帶來短暫的舒爽感，忍耐很難受，那千篇一律的告別之言更是令我心如刀割，真想用針線封上他們的嘴巴，終身不能向我發言，任我屠宰，擺佈。

我何嘗沒有去邁步，走向那潔道，去接受，默許，但路途堪長，孤身一人，怎敵得過世界的侵蝕，我需要一個了解我的人，懂得照顧我的人，與我肩碰上肩，伴隨着我。

--「嗯？隼人你又『發病』啦，工人快來啊！孩子要吃藥啦！」這是世間上最惡毒的咒詛，令人痛不欲生的罵。

我沒有『病』，為何要吃藥！？為何要將我貶低一階，分配成要吃藥的弱者？還有，別擺着那張虛情假意的臉，簡直就是撒旦的化身，該死的惡魔！真想用刀將你的臉皮剝去，補貼上我的樣子，所有的人類都是手段陰險的詐騙師，唯獨望上鏡子的時候，才能還我安全感。

人類在獵殺我，我想要逃之夭夭，我要跑到我見不到他們的地方，不論是要撕下多少衣肉，沾上多少鮮血，都要持續，因為逃跑，是我的救贖。

九月二十二日 五時三十分

「相信你，隼人。」一股暖流在我臉頰邊滲進，溫暖着我孤弱的內心。

我不由自主地疊上手掌，感受着她的體溫。

「為什麼？」

「沒什麼。」

「什麼叫沒什麼？」

「什麼就是叫什麼。」

「哼姆，好啦好啦，今天就這樣吧，我累了。」他頓時收起掌心，兩手縮在身後。

「明天還會一樣, 在這裏？」

「嗯嗯, 同樣的, 不見不散, 明天見！」她在天橋長道上遠去, 直到我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

日光橫照, 柔風吹奏, 天掛藍布, 今天的黃昏, 還未到臨。

伴路人, 我卻找到了。

走向身旁

走向身旁

九月二十二日 五時二十五分

「呼赤...呼赤...走掉了, 那傢伙, 到底是什麼鬼, 他是認真的嗎？」

「什麼一起死, 相不相信什麼的, 我的天啊! 我根本沒想死, 沒想相信他, 我到初為什麼要答應啊! 我真笨, 我真笨！」

「搞得我讓要在『相信你, 隼人。』的時候帥了一下, 嗯, 嘻嘻嘻嘻...現在想起來也挺好笑的。」

「唉~賊船都上了, 就繼續錯下去吧。」

便利店。

「歡迎光臨! 隨便看看...啊, 是小夏啊！」

長馬尾, 笑臉迎人, 身穿員工服的, 就是我的在這鎮上第一個結識的朋友--結衣! 好對我很好, 因為...嘻嘻, 她會每次都會違反員工守則, 偷偷地把我最喜歡的曲奇送給我啦!

「來...這裏...」她在袋中抽出一盒藍色包裝的曲奇餅盒, 小心翼翼地交给了我。

「嗯...」我接了過來, 慢慢地收進書包中, 動作也是很講究的, 必須要順著同一個方向, 由始至終都要朝下, 否則很容易就會發出聲響, 讓這裏的領主, 店長聽見。

「嘻嘻...成功!」我盡量壓府聲音歡呼, 慶祝第二次的成功。

是的, 今天是我第二日在這鎮上, 其實是前天搬過來這邊住的, 什麼入校手續的還在處理, 就是那間...啊, 好像是叫士文高中來着, 嗯, 對, 那傢伙說過。

可只是單單兩日，我與結衣混得像十年的老朋友一樣，所以我有事沒事都會來找她傾談。

「等等，還有。」她手上拿着的，是我夢寐以求的聖物，對！就是聖物。

「啊啊啊...」我不由自主地發出了驚嘆聲。

「嘿嘿，我夠朋友吧！」

「對！你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分換到的！」我緩緩地伸出雙手，爬去那兩張單單簿紙。

但正當我即將將其收入己物時，她頓時縮了手回去，我瞧向她，卻是一臉陰笑。

「妳要說什麼呀~？」那雙抖S的目眶，格令我深感不安。

「那個，謝謝...」

「嗯。」她終於把它『還』給我。

「太好了！」我立時收於腹中擁抱著。

「真的有那麼誇張嗎？」

「嗯嗯，當然！」

「不管你了，今天有發生什麼大事啊？」她接著問道。

「唉...說起來就頭痛了...」一時衝淡了我的激動。

「頭痛？為什麼？」

「你記得嗎？昨天我跟你說得那個人。」

「那個？ 哦！好像是叫隼人的吧， 誼誼， 你們倆怎麼啦， 吵架啦？」

結衣對他與我之間的事情特別上心， 而我也不明所以。

「我跟你說喔， 那傢伙真我奇怪的不能再奇怪了， 恐怕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比得上他啦， 你知道嗎？ 他居然跟我定了什麼十日之約， 說什麼十日不夠就十月十年， 我的天！ 真摸不透他在想什麼。」

「唔...不是啊， 我覺得很浪漫啊...」她臉上都寫着『幻想中』兩字， 想必是看少女小說看上腦了。

「哎唷！ 停停停！」我要桶破她的幻想泡沫。

「啊~~」

「不是你想那樣的， 他真的...唔~~溢於言表啊。」

「切...小夏你這麼漂亮， 又這麼多追求者， 當然覺得有所謂啊。」她一臉不滿嘟起了嘴巴。

「我都說不是這個原因了...」

「那麼， 他帥嗎？ 有沒有機會介紹給我吖？」

「嗯嗯...我是覺得不錯啦， 外貌看起來， 像是成熟類型的。」

「哦！ 嘻嘻， 應該是我的菜吖。」

「我警告你啊！ 千萬不要跟他有什麼勾結啊， 他這人太怪異了。」

「嗯~公主大人要定親啦？」

她這一句話瞬間令我嚇個措手不及。

「你..你..你在說什麼鬼啊！？」

「不是嗎？你看看你,臉蛋都紅成一片一片的。」

「嗯姆...」我用書包蓋住雙頰,可不想讓人看見,我害羞的時候。

「公主大人果然要定親啦~~」

「才不是呢！只是-----」

「只是什麼？」她將耳朵靠向我嘴巴旁邊。

我立時轉身,背對着她。

「我只是覺得他有點可憐的感覺...」

「啊！？聽不見啊？」

「唔啊！你不要走過來啦！」她迅雷不及掩耳間閃到我眼前。

我的這一聲尖叫仿佛也把她嚇了一跳。

「嘛~嘛,不要這麼大反應啦,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她做了個嘴巴閉合的動作,然後兩隻手指並合在唇前一拉,就像拉鍊般。

「沒...沒事。」

「喂！結衣！妳那邊在吵什麼啊？」

「喔！不！沒什麼！！」她向店內吼道。

「好了，好了，今天就這樣吧，你趕快走，走吧。」她冰冷的雙手推着我走，把我帶向店面前。

「就這樣了，明天再見。」她向我揮了兩下手，隨即奔回店內。

『碰』，便利店的自動玻璃門雙雙關上，將店內的冰氣隔走。

身上仍符着冷意，在皮膚上滯留，現在除了我的臉頰赤熱得熱烘烘外，殘留着的只剩下冰凍。

「啊，原來今天是這麼冷的啊。」我雙手成壺，向內吹了一口暖氣，再擦了幾下手心。

在溫度的差異下，體現出來的感覺格外奇怪，冰與火的交加，心與身的衝突。

「我，到底怎麼了。」

是那天端

是那天端-----五月二十三日 十時四十八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分成聯盟國與協國，在聯盟國的陣容中，主要由法國，英國...」人類的歷史真是使人透不過氣，悶得。反正我也沒打算聽課，坐在課室的左下方，作用就是眺望牆外，消耗光陰。與夏的相遇後，我感覺視覺都靈悅了許多，大樹不再是沉綠，我能看得見青綠色的茂盛，不再是死寂之地，而是活潑的土地，這一切仿佛都是因她而生，為我而在，歌頌着人性的真實。『叮噹叮噹叮噹...』課堂完結的鐘聲終於響起，創造度日如年這詞的那傢伙我可要好好感謝他，這詞完全切合在學校處境，每一秒都被拉成萬年之長，連我都感覺自己憔悴不少。「好！下課，各位同學明天記得明天要交作業啊。」「終於！」「等等要做什麼啊！？」「欸，不是吧。」「哈哈哈哈哈！」迎接來刺耳躁音不休止地打入我腦中，人聲鼎沸，震耳欲聾，噪雜的聲音蓋過我聆聽中的窗外交響曲，登時重現昔日的無色之地，滅殺我與夏的共奏，他媽的！我恨不得要將紅色染上整個課室，令我爽快的血紅。「隼人！出一出來見我！」在躁音插入更為之令人恨入骨髓的鬼哭。「哈哈哈哈哈！又是這傢伙。」「真令人討厭，竟然要跟這傢伙同班。」男女嘲聲響如死前的慘叫，交頭接耳，污穢我純正的心境。我現在還比送去火刑台的惡人更受觸目，一雙雙人類的漠視，比火焚更可怕。處刑手，那負責點火的人把我拉去課室之外，我要迎接我的異教徒審裁。「隼人，你的成績說雖不錯，可你平時上課的時候也要留心點啊，你知道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道理嗎...」男人的喋喋不休只不過是為了自己的薪資。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為了他心目中所謂的學生，說到底，繳得上成績，課堂表現『良好』，就能取得更豐厚回禮。對，這就是人類的本性，小至人際，大至學校的制度，國家中的社會，都是將自己的期望施以在他人身上。我有無畏的成績，他當然不會多說些什麼，他只擔心我不專心上課時被他人撞見，令自己一路建設起來的豐功偉績一夜消然，那些金錢，成就和名利，在我眼中，都不如我呼上一口氣。這種大自然中的敗類，始早一日，我要你付出代價。「好了，記得我說過的話，你可以回去了。」裝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扭身走去。所有，都是虛假的。我緘默不語，步回課室內，重回我的居所，覽視着窗外黑白的墨水畫，灰白朦朧的高天。天端，在那裏？-----九月二十三日 四時十一分。剛下學，今朝早下了場大雨，地上仍有些水漬，倒映着沒雲的天空，與寂靜的我。好在雨後天情，氣溫也相當溫暖，我穿着的皮衣仍然可以排上用場，溶化餘留下的刺寒。鮮豔的顏色回歸到我的眼簾中，墨水畫化成七彩之湖，漣漪平波，把照光重映回那片舊地。這些都僅算是皮毛之事，令我更注重的，是我與純夏即將履行的十日之約，第二日。同樣是石磚拼合而成的道路，我卻自得愈來愈緻細，哪一塊磚頭是有凹紋，哪一塊磚頭留下污漬，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哈囉~~~~！」一踏上天橋路，就看見一少女向我大幅度搖擺著手臂，我都擔心是否會甩掉。「這麼好招待啊。」「哼哼，那是當然，身為學姐的我自然要對學弟好！」「你在說什麼鬼話啊...」我放下手提袋，讓它附著欄杆。「啊~~你不信我？我是認真的，從明天開始，我就是士文高中的一員啦！」「可夏你不是十八歲嗎？怎麼能成為插校生。」「嘻嘻...因為一些...舊校的紀錄，所以...就要重讀高三。」她尷尬的吐起了舌頭。「喔，原來如此。」「誒！？你怎麼一點都不高興啊？」她猛地踏前兩步，詢問着我。那是理所當然，我可不想讓妳去那座人間鍊獄，過着悽慘的生活。「沒什麼，我不介意。」「不介意是什麼意思啦，你這麼不想我來嗎？」「不想。」我毫不猶豫地答上了話，聽起來是平淡的語調，但我事實上心中是千千萬萬個不願意。「怎麼會這樣，我還以為能給你點驚喜了...」失落的樣子震撼了我。「不，我是很驚喜。」我急忙『否認』我的意思。「真的？」她歪起了頭，晶瑩的眼楮凝視着不知所措的我，白皙的肌膚更是在我眼角底下發亮。「我想，應該是。」「唉~~什麼啊，應該而已？」她的氣息透上到我的胸腔，令我萬感激動，在內心。我開始懷疑我眼前的少女是不是人類，人所具備的醜陋，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但能瞧見堪比天神之光的美，甚至更麗更亮，

柔光是我找到的天梯。有她在，我感覺我能克服一切的窘境，她不是人類，是凡間中的清流。要是誰讓這泉染上任何一滴顏色，我必將其碎撕萬斷。她是屬於我的，沒人能從我手中偷走。「嗯，就這樣吧，不強迫你了。」「謝。」「你是老實還是傻啊？」「都是，大概。」「真是一個傻實的學弟啊。」「傻實是什麼？」「就是你。」「作為賠禮，你明天可要乖乖地帶我走上學校一躺啊，我可不不管你同不同意。」那些惡人所說，所做，所行的劣事出現在她身上，都如過瀘氣般洗去，成為純潔的存在。沒有否決權的我，竟會如此滿足。--「來，嘴巴張開，把這藥吞下去，我就買更多玩具給你啊，啊----」巫婆的引誘，她沒有當的是生物，只是把我得像個傻子一樣。不，傻子也是生物，在她眼中，我就如在角落的箱子，盛滿廢物。苦，臭，噁心，繞著我的舌頭轉動，不肯離開，就算我怎麼樣抗爭，它都仍然在折磨我的味蕾，澀味浸泡我的喉嚨，滲透我的胃囊，痛苦得想要把胃袋拉出來倒掉。什麼玩具，都是自己不負責任的籍口。--「前方山頭，三百米，有兩組連隊，準備好...」戰爭，是人類運用智力去到最極致的時候，雖然都是為了一件愚蠢的事情而做。那些血流成河的景象，從電視中浮出來，深深刻入我的腦海之中，在那裏，我學懂什麼是殺和死，電影塑造出的英雄主角，進行的那些任務，都是拋不離人性。英雄，都只是世人給予的假名，在我看來，那些在背後策劃一切的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不會用生命去賭博，賭成功的人都只是僥倖，並非是偉大。活得最久的人才會是勝利者。僅剩下那些利用『英雄』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強大，戰爭不過是一場膠袋戲，一有空洞，就會全盤溢出。英雄，也只是人類的祭品，他們擁有的特權，都只是那些不屑一提的虛榮，他們都只是被人所利用，一生都是人性的奴隸。真悲哀。人性這種東西，真的是隨處不在。-----

我渴望的

我渴望的-----九月二十三日 四時五十六分 「今天要做什麼好呢？隼人，你有什麼提議嗎？」「我的提議昨天已經說過了。」「你這人真無聊啊，你平時都在做什麼啊？」平時，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在那種情況下，我什麼都做不到。我想我唯一有做的事情，應該是尋死這檔事吧，畢竟我以前做過的，現在做不了。「不知道，可能是看電視吧。」我給出個真實又可觀的應覆。「電視啊，我也有看誼，你知道嗎？最近好像有套很火的電影劇...好像是叫...什麼殺什麼寂的...」「『殺零霧寂』，對吧？」「啊！對對對，想不到你也挺跟隨潮流的嘛。」別誤會，我是因為它的題材才感興趣的，畢竟一切有關殺戮的東西，我都看不少於十次，稱我為專家也無妨。「那個男主角真是酷炸了！拿着手槍『嘖嘖』，『砰砰』的，冷面殺手，果真無敵！」她做起持槍的手勢，陪隨著稚嫩的擬聲，四處胡亂架姿。「單憑預告片就令人熱血沸騰！令外男女主的感情線也是令人十分期待啊。」「喂喂，你迷上身了喔。」「啊，哈哈...抱歉抱歉。」她臉頰上印上豆大般的汗珠。她突然清了清喉嚨，發出『嗯哼！』的聲音說道：「不過...」「聽說首映會明天就有了，真的----好想----去看喔----」她一邊就，一邊把眼神向我。然而，我只是靜靜地待着。她見我沒作反應，又說道：「剛好----我有兩張----入場券呢----要跟誰一起去呢----？真令人頭痛啊----」尾音不止拉長，我不明所以，而她兩眸仍然向我飄視着。我也是樁在原地。她眼神逐漸『犀利』，而我就愈益茫無頭緒，她好像在向我傳遞着某些信息，可是我卻拆不開那封閉的寶盒，不理解在她那赤紫色的眼楮中，隱意了什麼。「隼人，我說！我有兩張卷呢！該怎麼辦呢！」由長尾音轉為渴聲，由瞄我變成盯我。「怎麼辦...？就，就去啊。」「我有兩張。」她的臉龐與我只有幾厘米之遠。「是喔...兩張啊...」她一聽，紅血全湧上頭來，臉頰上脹起兩片大紅暈，鼻孔噴出的水霧如騰熱蒸氣般，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別異的美容。「你這人也太遲鈍了吧！可愛的女生邀請你也不應得！」「是嗎？抱歉啊。」「你可以不要這麼淡定嗎？這兩張卷我可是千辛萬苦，費盡心力請人幫我取的耶！」她在袋中撈出兩張長紙卡，受風而飄逸，宛如旗幟般擺動，弄得我都看不清楚紙上的字樣。「不，妳前文不對下文，千辛萬苦的應該是妳請的人吧。」「你不要理！總而言之，你這樣的性格真的很傷人，你要改變！對！絕對要！」我，傷了她？糟糕，我做了不得了的事。「真的很抱歉。」「都說不需要抱歉了，如果你要表示你的歉意，就要改變！」「具體？」改變的是什麼？我沒有什麼好改的，在社會上，我已盡力埋藏自己，在假影下生活，得不到烈日的光芒，現在有伴路人在，也許，我能稍微觸到那不可接的熱。「啊...」她登時顯得啞口無言。我也知，在人類的操管下，所有的事情最終都會化為無物，所以我才這麼渴望，那處天端。「嗯...嗯，我自自辦法！」「辦法，我想很難有吧。」「沒問題的！交給聰明的我，你的學姐吧！」她大力搥了自己的心口，心上的脂肉搖晃了幾下，看得很迷幻。「喂喂，你在看哪裏啊？」她注意到我的目光異常，嚴厲地詢問道。「胸部。」「哪有人是這麼直接的啊啊啊！！！」她尖銳的騰叫與我的耳膜產生共振，劇痛隨即送來。「哎吔！」我忍不住呻吟了一聲，兩手撫摸著摸不到的耳道。夏看著我狼狽的笑聲，噗哧一下大笑了起來，抖動個不停。這就好，這就好了，我不用改變也沒關係，只要妳還是妳，還會豪邁的大笑，暖心的微笑，譏諷的恥笑，一切就可。妳，千萬不要變成『人類』。•說出這一句話的我，是了無想法，這男人，我不知不覺就與他搭上話，說了謊，定了約，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身體不可理喻的就湊了過去。我對他做了這麼多糗事，我必須要做點什麼去補救他，也是安慰我自己。我得快點完結與他的關係，就在補救行動之後，鐵定要跟他撇清關係，要不然這樣下去，我這個對『尋死』毫無經驗的人，遲早會自食其果的。束手無策，可以這樣形容現在的境況。對於這類情況，我一生也體驗過不少。Dissociative amnesia，中文是選擇性失憶症，又稱心因性失憶症，嘻嘻，我竟然記得英文怎麼說，看來我也不是全然盡失嘛。心因性失憶症，是當生身理受重大打擊造成內心重大的悲痛，達到極端的不滿的情緒時造成，據說是我的身體，為我產生的一種防禦機制，讓我去忘卻那段可能悲痛，慘劇般的回憶，逃離事實。我

當然還記得我的父母, 住址, 名字, 走路, 呼吸...啊哈哈,
這些好像不是影響範圍之中...令外還有朋友...唔, 以前的朋友我不太有印象了,
不過當時交情應該是挺好的, 因為我有跟他們玩到三更半夜的記憶, 嘛...我好像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
都是個隨和的人, 所以朋友圈也頗大的。在我醒來的時候, 頭脹得厲害, 簡直痛得要死,
身上也佈滿紅印傷口, 陣陣的鈍痛, 視線也相當模糊, 像看着光碟片裏的反射影像似的, 眼前隱隱約約,
有幾個人圍觀着我, 還有一兩個男人是穿着白袍。在那一刻開始, 我的生活就離不開醫院,
無論什麼時候, 我每星期都要前去進行腦部檢查, 對着那些駭人的機器, 我早已司空見慣。我身邊的人,
父母, 朋友, 同學, 都沒打算告訴我那一段對我而言, 不堪回首的記憶是什麼, 醫生提點過,
「別讓病人有太多的刺激。」, 各人都把此話刻在嘴巴上, 對於那件事, 都緘口不言。縱使我心中也有些別扭,
很好奇, 但既然是身體為了保護而讓我忘掉的, 我也不能費了它一番的心意。就此, 時間飛逝,
過了兩年, 家人說要搬家, 讓我好好的生活, 逃離傷心地, 一方面是為了我, 一方面也是為了他們自己。
然後呢! 我就來到這裏啦! 認識了結衣, 我們格外相投, 很快就成為了刎頸之交, 為我在鎮上添了一個寄託。
說回來, 十日之約, 我與隼人約定的, 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他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 待多十天,
倘若十日之約是確然的, 我不赴約可不是很沒誠信? 這樣我一輩子都難忍於心啊。
我真想坐時光機, 把過去的我大罵一頓, 為何我要答應了! ? 嘛, 雖然是不可能的呢。-----

現在就去

現在就去-----九月二十四日 七時三十分 十日之約的第三天，時間總是不留人情面，過去了的，就永遠回不了頭。雖然我與她所『簽定』的期約可能不只十日，也有機會是十月十年十輩子，然而我們彼此都知道，又或許僅有我是這樣認為。『在這樣的世界苟然殘全，倒不如死了更好。』一屁股坐在硬椅上，從手提袋拿出課本，再將其掛在書桌旁的金屬彎鉤，預備好文具，都是上課前例行儀式，隨後就是開啟冗長的校園生活。本應是這樣，但那女孩拯救了空虛無聊的我。「喂喂--！隼人，早安啊！」夏就直於我的右方，課室的門口。她今天也不例外，笑容滿臉，歡蹦亂跳，她怎麼會有這麼多精力啊？她這活躍的舉動不竟震懾了我，課室內的其他人類也是大驚失措，個個臉上寫着的是『不是吧。』的訝異樣子。怎麼了，沒見過『非人類』喔？「哦...早安。」「我說啊！我說啊！今天的學校巡遊什麼時候開始啊！？」她一邊亢奮著，一邊疾步而來。她身上的校裙揚起搖下，捲着白色的舞蹈，動人的姿色，散發着迷人的光彩，上身的迷你的領結襯托出她精緻的臉北容，一副小鳥依人的體態。儘管是這樣，我依然接受不了她轉入這間學校，塔入這一片惡土。「唔...我想，應該是要午膳吧，我們吃完飯之後...」「啊~~這麼久？不能早一點嗎？」「沒辦法，只有那段時間才更充沛。」「是啊，嗯...也好！先去跟班上的人打好關係吧！那麼...午膳的時候我來找你囉！等等再見！」她背身奔到課室，途中一直高舉着手，一會兒，她就消失在課室中。「不是吧！那傢伙...」「真噁心...」「肯定是用了什麼手段！」立即迎來人類們的涉涉私語，交頭接耳。你們這羣愚蠢的人類，還是回床上豬叫吧。「嗯哼！好了！各位同學，上課時間到了，拿起你們的課本，打開第二十一頁...」一個身材肥胖的中年人走進了班房，口中豬真的來了。-----九月二十四日 一時零五分。「隼人~~！一起吃飯吧~！」她在門口等待着我，而我在收拾着桌上的雜物。「等我一下...」「你在幹什麼？」她湊近望了望，然後竊笑了一聲，兩手繞着我的手臂。「行啦行啦！別管這些啦，快走快走，學姐餓了，學姐餓了！」她猛力一扯，但我卻紋風不動。「再等一下...」「哇塞...！你好沉啊！」她快將把身子壓到地上，使盡了力氣。「好...可以了。」我坐起身，順力也把她拉了起來。「哇！！」她受驚而吼了一聲，臉上的絲紅就如在梯間走了百多轉。「我的天啊，看不出來你也挺厲害的嘛！」她用指尖戳了我胸肌一下。柔軟的手指跟我厚實的肌肉交接，奇妙的觸感讓的心中百感交雜，但有一種絕對是別具一格，舒服。「唔...」「喂！別發出奇怪的聲音啊！」食堂。雖然也早有心理準備，但依舊抵擋不了這鬧聲鍊獄傳來的動魂之樂。一列列白桌，配上兩行的長椅，人類們上頭蠶食，托着食盤四處迴旋，化身成暴食的代言人，啃咬着無辜的食糧，就像身陷於蟑螂穴之中，令人反胃作嘔。吵雜聲滿天飛，宛如千千百百隻蚊子在你腦袋裡聚集拍翼，針着你的腦髓，腦骨，直到你剩下了骸骨碎，真想拿一把手槍往太陽穴裏來個痛快的。「趕快去買吃的吧...這裏太多人了...」我用力抓緊空氣，讓我的顫慄顯得不更明顯。夏好像注意到我失常的情緒，轉瞬間握著我軟弱的手心，仿如通上了電源般，數以萬計的能量從兩手之間的溫度輸入着，順着我的血液循環到每個角落，而每一處都遺留下天使對我的眷顧，不覺間，那種思念已經深入我心房之間，強擠而來的惡懼也消散成泡沫，從我體內溢出。那是『非人類』的力量，天使的化身。「我們買完之後，就去天台吃吧。」她對着我嫣然一笑，是對我無聲的打氣。「走吧。」她牽著我的手，這一次她拉動了我，我腳步凌亂，她卻勇往直前，在黝黑的牢獄中，我卻能捕捉到明澈的曙光。梯與梯之間似是存在一條深窟，每一步都要大步大步的跨過，以防深陷窘境，這路長而不斷，一層一層地往上堆疊，相比起行人天橋，那通往聖地的梯級，這可令我不慣。「吱----」板門盡顯它老舊的神態，向外滑出一片日光，先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青天白雲。「哇哇哇...！這裏好讚喔！」少女如小孩般樂喜，把這一畫面寫入她的紫瞳。「快吧！快吧！去找個地方坐下...」夏激動的掰開了腳步前去，但當驚覺自己走不出第二步時，回首瞥來。她迄今都未發現，她一直握着我的手走遍了校園的每一層樓，引來每個人類的雙目注視。她尷尬一聲，

鬆開了暖和的手掌，走入光芒之下。頓時一股寂寞的感覺殺了進來，冷冰不徵求我的同意就獨自佔據了體溫，令我倍感惋惜。「喂！隼人！出來吧！」我跟隨着夏的聲音，邁出了遮蓋地。「在這裏！在這裏！」她早以坐在木板長凳，背對着鐵絲網，這設計應該是為了避免墮樓或自殺的事件發生吧。要不然這裏就是最高點了。「快點啦，別愣在那了。」我應聲，坐在她的身旁，對着景外，在高原，有種情不自禁，向下一躍的感覺。但我是守信的人，必需是我與她的日子。她業已揭開了食物盒的蓋子，濃郁的味道從內噴出，飄逸於我的鼻樑上。我側身一察，內頭是傳統的三二一配搭，粒次分明的白飯，一整個格子的雞肉，以及一些大白菜，乍看下，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飯盒。但她卻滿臉歡容，雙手合十，一聲『開動』後隨即拿起筷子一夾，就把有的沒的都往口裏一拋，塞滿整張嘴巴。「嗯~~真好吃~~！」發出滿心歡喜的呻吟。正當我正驚嘆她的要求為何如此低時，她送來一句話：「隼人...嗯啊！你吃得是什麼？」她把嘴裏通通都送進無盡的食道中。我對於食，雖然並不在意，但出於他人手中的食物總是令我心感不安，所以我都是自己備來的。嘛...原材料都是產於人類。我打開飯蓋，是一壺盛滿的菜飯，在一旁的夏發出『喔~~』的嘆聲，我都搞不懂她是什麼含意。「開動。」我也握起筷子開吃。夏一路看著我從夾，起，放，一連串的動作，目不轉睛，神情顯得有點凝重。咬了幾下，吞了進去，而她則追蹤着我的動向。「怎麼了？」「沒事...啊，也不是沒事，只是...你就吃這些？」說完，她嘴裏又多了一團。「我覺得，這就足夠了。」我也同時夾了一團飯。「這不行！」她在長椅邊緣轉了半圈，與我坐着同樣的方向。「你這樣很不健康的！健康需要均衡飲食，這樣才能有逃離病痛，強健體格...」說着說着，她突然停下了，視線在我身體上轉了一圈，隨即紅起臉蛋，埋了頭下去。我感覺，我好像在無意中做了很不得了的事情。-----

儘管多遠

儘管多遠-----九月二十四日 一時三十九分 「嗯，我吃飽啦，多掌款待。」她的掌聲意味着她經已處理完成。但我卻剩下一大部分的米飯與菜，肚子裏是滿載，已經吃不下了。看她這遊刃有餘的樣子，我想吞下我這一盒飯也不成問題。免了，還是把它後起來帶回家吧。「好！隼人，學院巡遊，是要開始了吧。」「喔~嗯，那麼妳有什麼地方想去的，先說，我也不是怎麼熟悉這學校。」「沒關係的，就當是我們倆的探險之旅吧！GoGoGo！」她就如乘着划艇般露出冒險家的姿態，遊步而行。不論什麼時候，她總是能無視人類的惡，明明那是多麼的礙眼，仿如在清湯中的一隻死老鼠，一份屍臭，沾污這個原本美好而平衡的世界，把握你所做的一切，不歇止地搖動你的身軀，那份絕對的威嚴，你只有服從的份兒。我早就被支離破碎了。可是，她為何能在這般世界中歡快地生活，那純潔的莞爾，不為世俗所污染，仍然保持那份最初的情懷，對新鮮的事物感到興奮，為得喜好的目標拼命，能容忍，不，那不是單單容忍的程度，而是接納，她就像一間收容所，收下全部的惡，淨是發出友善的美。那是我迄今為止，都沒看過，聽過，遇過的。她的善，能夠取替惡嗎？連我的怨恨，也能撤銷嗎？我終究，只是一個集仇於一身的人，我很清楚。不過，我沒有錯，人類的醜惡反而讓我認清世間上眾多的真理，人類是活物，甚至死物的剋敵，他們是破壞者，我僅是復甦者，是他們一人一手培養我出來的。現在，或許有人可以功成身退，有人可有人可以被取替，有人可以得到救贖。•我牽了他的手，我牽了他的手！我居然牽了他的手！？不行不行，冷靜點，冷靜點！這也是我的計劃之一，書中有言，展現出女性的魅力，讓男人為之傾心，方為我計劃的宗旨，嗯嗯，這是為了讓他改變自己重要的一步。應該是...我安排的。好！要打足精神囉！迅速奔下樓梯，是為了能遮掩憂躁的表情，若果被他發現，這我一切（應急）長久而來的精心策劃就葬送去黃泉之路，不能容許這一件事發生。「喂...等一下...別走那麼快啊。」好在隼人仍是慢條斯理的，我走落下一層，他則在上一層，總是追不上我。「快一點啦！」「你怎麼這麼焦急了...你看，你的飯盒。」我如今才點頭看了看他，右手抽着他的布袋，左手抽着塑膠袋，在裏面的，是我剛完食的殘渣。「啊，抱歉抱歉，我來拿吧。」我一下子搶走他手上的塑膠袋，又跑了回去。「現在要去哪裏啊？」「不知道欸，隼人你有什麼地方去過的啊？啊！應該是說，隼人你有什麼地方沒去過的？」「嗯...」他沉思了一會兒。「女廁吧...」「誰不知道啊！？要是你去了，你早就在監獄了！」他沒有回應，仍然緩慢地走着，其姿態就像從來沒走過樓梯的小孩似的，時刻都盯着腳下，一拐一拐的走，滑稽極了。「隼人~~！你再不走快點，我就拋下你囉！」他也是沉默，全神貫注地注視每一下的腳步。他這樣子，可有趣了，讓人萌生出想保護他的感覺啊...嗯，不！我在想什麼鬼！？不行不行！不可以有這麼奇怪的思想。於是我兩掌往臉上拍了兩下，鎮定我難以平伏的緒念。「啊啦~~是櫻井同學啊，怎麼在這裏呢？」我的舉止似乎被他人瞧見，我連忙把目光鎖定在聲音的來源頭。妖艷的氣質，都似是散發『我是女王』的高貴氣息，整張臉都是濃濃的厚妝，以我多年身為JK的經驗，她臉上應該值幾塊吧，她是我在今早『認識』的同學，青木甲斐。-----九月二十四日 九時零分「那麼大家，這就是我們班的新同學，櫻井純夏同學，櫻井同學，跟大家做個自我介紹吧。」班主任是一個年約四十的女士，說話慢悠悠的，看起來十分溫柔，平易近人，班主任這位置應該是抽到上上簽了。「好，那麼大家好，我是櫻井純夏，因為一些家庭因素，所以就轉校到這裏，令外就...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好好相處，多謝大家！」我彎身鞠躬，同學們也很友好地而啪掌聲回禮。「大家要好好相處呀，那麼櫻井同學就先坐...那邊近門口的位置吧。」我環視一周，座位附近都是女生，這樣也好，交朋友的話同性相質，容易交往。我走了過去，發現這間學校果然是鄉校，設備都陳舊多了，椅子上的木板都括下了硬皮，木桌下的櫃盒空間也相當少，地上還印着些黑漬。不過這些的轉變反而令我有點新鮮感，因為我是『大城里』嘛。潑了潑椅面坐下，是久違的感覺啊，向前平視，就是厚實的枱面，不規則的木紋，冰冰的觸感，一趴下去，配上老師的睡曲，引領到夢鄉之中，可比家裏的床舒坦多了，似醒似夢的獨特感，伴我度過多少的年與月啊！一坐下，

就接來同學們的竊語，目光時不時就會移向我，看來是在討論我談，也正常，畢竟我是城市人。但當我豎起雙耳用心傾聽，卻讓的一頭冒水。「啊...就是那個人呀...」「我見過我見過，就是她...」「居然會是我們班的...」什麼是『那個人』，『見過』？他們早就認識我了？可是我沒印象啊...哦！會不會是我失憶的關係，忘記了！？想到這裏，我立馬停下思考，愈想只會愈苦惱。「櫻井同學，果然是漂亮的少女啊，怪不得，怪不得。」在我左旁的女生忽然插了一句，話中的眾多疑點令我想不通，我只好裝作明白的向她點了點頭。她一看，眼睛就瞪大了，眉毛也縮緊了，一個怒目飛了過來。「妳什麼意思？妳這是什麼意思！？」「蛤...蛤？我，我沒什麼意思啊...只是，點了個頭而已...」「點頭！？為什麼不用嘴巴回應我？」「嘴巴...？」她對回話有相當的執著，或者說是別異的向往。「說話是人與人溝通的基本道理，妳知道嗎？」「喔...好...」我一邊說一邊點頭點應。「哼！妳，以後就跟我吧，本小姐青木甲斐罩妳。」她高昂的語調很是令人厭惡，我也不願讓她持強凌弱，就稍用氣勢回她：「妳很厲害嗎？」一出口，我驚覺內容好像說得太過，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收不回來了。「當然。」她一臉自滿，應該沒懂我意思。太好了，太好了...差一點就出師不利了，看好這副模樣，八九不離十班上的帶領者吧，惹怒她我這高中生活可就完了。「怎樣？要姐姐帶妳嗎？」「什麼鬼姐姐...」我低喃道。「妳說什麼？」「啊！不不不，沒說什麼！」我連忙將雙手放在胸前左右揮動。可我的搖動太大，引起了老師的注意。「櫻井同學，發生什麼呢？」「沒什麼！」「記得要小聲點啊，現在是自學時間。」「是！抱歉！」老師，謝謝妳救了我。-----

都前步往

都前步往 ----- 九月二十四日 一時四十五分 「啊哈哈...怎麼這麼巧啊。」我苦笑出青筋。「妳想好了嗎？要不要跟本小姐？」在她身後有幾個『跟班』。『本小姐』這一自稱，通常是什麼達官家庭或名門望族吧，為什麼會在這『低級』的學校呢？

雖不排除可以是中二病之類的。「夏，他們是誰？」衣衫往後扯了一下，是隼人。「啊！我跟你介紹，她是青木甲斐同學，我班上的鄰座，另外兩位是...」「上井博美...」一個屍氣環身的女孩率先答道，我都懷疑她是否十天沒睡了。「乙女，南乙女。」這人就正常多了，比起跟班，她更似是一個隨處可見的路人。「是喔...」隼人漠然說道，然後就直在那邊，看起來像提在思索，又像是發呆。甲斐掃了隼人一身，由上至下再下至上審視，再把眼睛移到我身上。「妳男朋友啊？」「蛤！？」還好我沒喝着水，否則她身上都是我的口水。「不是，當然不是！」「是嗎？算了，反正我也不在意...」「好...」我嘆了口氣。「反倒是妳，櫻井同學，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那呼出的氣又吸了回來。我要回什麼？怎樣拒絕？『抱歉，我沒興趣，先走了。』的說一看就知，我不會有好結果，『姐姐妳這麼厲害，小我不敢。』，這是在侮辱自己的自尊，要不得。「那個，我還不知道誼...可能是...不用吧。」我打算含糊帶過。「不知道不是知答案吶，菜鳥。」這女人，為什麼非要我加入她啊？是她識趣讓是我夠吸引力，偏要來煩我。「行了，我再給你一天的時間，妳可要好好考慮，還願明天能得到滿意的答案，乙女，博美，我們走。」我是不是過氣了，高中生有如此控制欲是正常的嗎？那個高高在上的氣勢，帶上兩個跟從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高中生應有的架勢。好了，礙事的人走了，要繼續<<隼人改變計劃>>了，這是我剛剛取的名字。「隼人，我們走吧。」「喔，好。」他含情脈脈眺視着遠走的三人，隨到她們消失在走廊上 該不會...隼人喜歡她們其中一人？不會的不會的！但...想想也對，那個叫青斐看起來是不錯的，至少她胸上的那兩團厚脂足以讓男人為之獻心。我瞧了瞧自己的，粗略估算了一下。應該，差不多吧。我順手把塑膠袋扔進梯口旁的木製垃圾桶中，叫了叫怔住的隼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囉！」「去哪裡？」「嘻嘻...我想到一個好地方。」 ----- 九月二十四日 一時五十分 「離上課時間還有半小時啊，妳確定要來這裏？」「當然！學姐選的地方絕對沒錯的！」我們來到學校最神秘的地方，第七層樓，的梯門口。這可是詭異的設計，在梯前設個門什麼的，從來沒聽過。這門是道普通的單扇門，乍看之下，就是一塊木板豎在牆中，沒有半點透光位置，若不是手把的存在，我都不知那是一扇門。「好，我去試一下。」我握上木手把往下一拉，『喀嚓』，推不動，亦拉不起，是鎖住了。「啊~~居然要鑰匙，該怎麼辦啊？隼人。」隼人走近瞧了瞧，又敲了敲，聲音是透的，把耳朵靠上木面，空氣的流動，好像魔幻世界中的狂風，『呼呼呼』的在耳道中打滾，在耳鼓裏彈跳，這木不厚。看對他這副認真的模樣，我非自覺的拉開笑角。有個朋友一起瘋，也是不錯。「我需要鐵絲。」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需要鐵絲了？想了想，恍然大悟，說是要用鐵絲當鑰匙的作用，還好我沒說出來，怕就成了個傻瓜，可對上幾天前他說的話。可是，鐵絲要往哪找？有些事情就是這個道理，一些經常在身邊的東西，你就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但到十萬火急，你就會發現那東西有多麼的重要。「我記得，一樓的學校辦公室好像有...」「好！我現在下去拿！」「等等！」他叫停了奔跑中的我。「嗯？」「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跑了，必定要現在進去。」也對，還剩半小時，借來借去的，肯定要花上不少工夫，會趕不上的。所以，一切都要在此刻作確定。「夏，你幫我看着樓梯，我來割開它。」說完，他就凌空變了把萬能刀，完全不知道是從哪來的。驚奇後是一場淡笑，怎麼男孩子的萬能刀上有少女般的貌吊飾了？他持起刀片，一下子插入木板裏，這木薄得像是卡紙，一刀利落，直截了當，向下與脆木比試，儘管刀片如眾望所歸，壓倒性的力量，不止歇地前後磨擦着，但木板不嘗放棄，揮灑着生命抵抗，堅決不屈的心態令人心懷敬意。未幾，門把旁就多了條光線，木刻上是闖入者的證明，接下來我們的行動，是在挑戰學校的權威。隼人輕輕一推，光明取替梯的暗花，就如早床初見霞光時的明麗，一時眼睛不慣，無數的炫光點在眼膜形成，晃着腦袋，眨眨眼，光點迅然散去。第七層的探險之旅，正式開始。隼人首當其衝，蹲下身子，我也跟着做，他一步，我一步的。「喂，為什麼要蹲着走啊？」「站着會讓其他人看見的。」他指了指

指高度只有半身的牆欄，我一下子就瞭解。走廊通道與其他樓層別無異樣，因此在大路上正常行走是沒有問題。要擔心的就是這層的房間間隔，都是好幾間大房間組成的，從外看，我猜約有兩間班房的面積。我們兩人就似在風雪寒日中，黏着厚雪漫無目的地，提膽前進。順着直路蹲走，隼人在某房門前，忽然停下腳步，手擺高，以示我要暫停行步。「有，聲音。」他這麼一說，我的確也收到聲音了，很吵，聽不清楚，我抬頭一看，房間號碼是七零四號。隼人環視着房間，我就像剛出生的小雞，不知原由地模仿，裝着忙四處看。「找到了。」他移到一扇窗口之下，窗戶內有明顯的燈光，裏面有人。心中不禁一顫，腳跟搖搖晃晃的站不穩，刺激又害怕，矛盾的感覺，弄得我臉紅心跳。我滑着鞋底來到隼人面前，他則凝視着窗框，意味深長的說：「夏，妳上去看。」

「我上去？這可有兩米多高啊，你也不夠，何況是我？」「我說，妳上去然而。」他轉起了身，背向我，拍了自己的肩膀兩下。「騎着我的肩膀上去看。」不是吧。「我騎着隼人你？」「嗯，在這種少人的時候，最合適了。」「這不好吧，我不輕的哦。」「沒問題，上來。」「可是...」「快點。」隼人居然催促我了，何時變得那麼積極，這轉變太突然了，心情有點複雜。看在他這份難得的情面上，我也不敢多埋訢什麼，起身兩腳跨在他兩肩旁，處理了一下裙子的擺位，坐了上去。「準備好了嗎？」「好了...」「那麼！」他正準備發力。「等等！」「怎麼？」「我...我今天...沒穿那個...喔...你千萬別...回頭啲。」我裙子在他的後腦上，只要他一稍為轉頭，我的風光可就不保了。他思索了一會兒，答道。「是內褲嗎？」「白痴！當然不是，是打底褲啦。」「那麼，開始囉，你抓穩。」他無視了我，兩手按在我的大腿上，這令我羞紅不已。「喔，好。」我雙手搭他胸前，抓住他的衣領，也把上身壓低，雙腳夾在他的腹皮上。探險的第一個任務，來了。-----